

初夏朱湖

□梅斐

初夏的朱湖,已经有盛夏的趋势。太阳灼热,阳光晃得眼睛像瞄准靶心的姿势,而且,晒得春天刚长出来的嫩草,散发出草叶清新的味道,恍惚间我们像回到了小时候的大市乡村。呵,这是一种成长的初淬,由稚嫩走向成熟必须经历的旅程。

在朱湖,他们把过去的时光,很宝贝地收藏在一家朱湖农垦博物馆里。馆落孝感市孝南区三合新村,占地500平方米,竹篱绿树,红墙朱瓦,语录标语,长廊壁画,深度还原了当年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火热场景。我们大多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,因而看得过细,也颇多亲切和感慨:年轻一辈,虽看着新奇,但也能理解上一代人的苦难、艰辛和努力。在博物馆里,我们看到一只硕大的渡盆,仿佛看见大集体时代的朱湖儿女划着渡盆在湖里运快、摘莲蓬、菱角忙碌的身影;我们看到一条黑漆漆的木船,仿佛看见了湖上的风雨,听见了木桨划水船儿疾行的浪涛声;我们看到一台孤独的风车,仿佛看见了水车上飞扬的丰收,和灯影下的飞蛾及孩童穿梭的无忧无虑;我们看到了一条长长的水车,仿佛看见一排青年男女扒在水车上用脚踏踏,水一级一级提升的奥秘;我们看到了—堆石头制品,这在平原的朱湖应该还真不易见,石槽、石磨、石春,仿佛看见过年用石春打糍粑的热闹和石磨豆腐的豆香;我们看到农人一手扶犁一手扬鞭,一头水牛犁地的雕塑,仿佛看见了那个肩挑手提年代的劳动着的人海……深感幸福是劳动得来的。

离开农垦博物馆,我们经过一片金色的麦田。哦,朱湖的麦子黄了,一望无垠,像一块黄色的锦毯,黄到了天际,极其震撼。不知谁哼起李健的《风吹麦浪》,那熟悉的旋律,唯美的歌词,“远处蔚蓝天底下,涌动着金色的麦浪”在耳边响起,正应了眼前的麦浪,简直有点陶醉。我们在乡间长大的人,熟悉麦子黄时,小满即到,就是艰辛的麦收登场。连布谷鸟也在乡间不停地催促人们“布谷布谷,割麦插禾”。乡村四月闲人少,人人都上麦收场。开镰时,没有机械,完全依靠人力。那一把把磨得锋利的镰刀,如一钩新月,在田畴闪着银光。镰收麦倒,一垄一垄。然后是禾场上,连枷和石碾齐上阵,一时麦灰朦胧。将麦粒从麦穗上脱落,这个工作不亚于收割。我们都喜欢听新麦时的麦香,但那个割麦的苦却令我们难忘。那些年,在麦地里收割的农人没有不被麦芒亲昵的,亲昵后的奇痒,会让你一辈子都记得。那可没有一丝半点的诗意,而只是艰辛。

穿过麦地,来到朱湖边。朱湖的湖水经过春天的孕育,丰盈得像临盆的女人,湖中的池杉只剩下尖尖树杪,风一吹,湖水荡出一圈又一圈的波纹,浩浩荡荡。朱湖的湖面依然还是被树隔成的绿道,我们坐的船没有顶篷,正好无遮挡地饱览这湖光绿树,也任初夏的阳光恣意地亲炙我们。阳光虽然灼热,仿佛湖风吹得陡然没有了脾气,与身体接触,刚好像母亲手的温度,熨帖心房。仰头看天上的流云,在初夏的天空里,它们变幻着的姿态倒映在湖面,又在水的推波助澜下,像在绿树间游荡的精灵;一行白鹭从青天飞来,像白色的忽闪,又如主人一般,追逐着我们的船,一路振翅,一路颀颀,是船伴,又是老友,在和我们诉说别后的思念。湖道在船的划动中,波向两边荡出浪花,朱湖就如此向我们敞开胸怀。

此时,荷叶才争先恐后露出水面,不,似乎是浮在水上,田田的绿与水的绿好似交融,那卷着的娇羞,可比那如盖的波辣要可人得多,像宁馨儿刚出母体一样蜷缩着;那亭亭的翠腿还像细脚伶仃的圆规,而且淹在湖水之下,只有那玉白的藕带倒是朱湖大方的馈赠;至于荷花,还不知在哪酝酿呢,想起前年,船老大把船头直撞进荷叶中,红莲白莲被惊起的花枝如摇头晃脑的舞者。只有感慨,时间都去哪儿了,是不是已走到了天边?

我们在船上讨论诗人枕水的新诗集《拟见》。惊叹这位朱湖的女子,诗写得轻盈,像天上虹;写得清新,裁一抹红云,就是诗行……有诗评家嫌她的眼界太窄,视角总在身边,要向世界打开。我却认为,写好自己眼中的真善美,也是百花园中的一朵。聊拟见,安文兄笑言,拟见不如一见。我虽说差矣,拟见多好呀,有留白,有想象。其实很多的美,拟见更妙,不要动不动就不如见一面。比如你可以把朱湖的十八条湖道,拟见成九曲回肠,在水上森林和湖水中捉迷藏,你不能同时走十八条湖道,就让十八条湖道中的一道拟见你;你可以把朱湖的万千候鸟,拟见成你的友人或爱人,有的只能见一面,但你却可时时拟见。即使来了朱湖,你仍然可以拟见,那些不能抵达的地方,那些我们的眼光不能触及的地方,朱湖实际上都在拟见我们,她的春天的芦苇,夏天的荷花,秋天的鱼铺,冬天的飞鸟,一切的美尽拟见在朱湖。我们的文字,又哪及得朱湖的十万分之一?

船,仍在朱湖漂荡,灼热的阳光映在粼粼湖水中,把湖面照得发白,吹着湖风,草木的清新味徐徐而来。朋友,来朱湖吧,不必等荷花开,无论什么季节,只要你擦亮眼睛,带着相机,随便哪个角度拍朱湖,也能把景拍成在水一方!



大汉口
市井人物白描

武人汪立鹏

□何祚欢

大汉口的巷子多,光是与汉正街交叉的就有一百四十多条。

当年,一条巷子就像一个住宅小区。

巷子里住的多是寻常百姓,但也藏龙卧虎,冷不防会冒出个把人物。

从今天起,我就说说大汉口的巷子口活动的那些人物。放在大中国,他们也许都是些小人物,但在他们门前的一亩三分地上,他们个个都是耀眼的——大人物。

武人汪立鹏是个医生,专治跌打损伤。

他很有名,都晓得他住在我家旁边的巷子里。汉口的武人,不是当跌打损伤的医生就是“教场子”传授武艺为生。汪家世代习武,嫌“教场子”风头大了容易惹祸,所以只埋头当医生。

进巷子左边第三家那栋两层楼房是他家的祖产,一楼门诊,二楼住家。楼顶上有一个大晒台,夏天乘凉,一年四季晒药晒衣服,很管用。

汪立鹏诊所的生意很好,同行中有人说那是他的“卖相好”:蛮年轻的时候就有胡子,还是标准的“五络髯”;人长得又高大又挺拔,不但长拳短打都精妙,还擅长使大刀。尽管他从不在人前卖弄“武把式”,但汉正街有几个人前些年在全国的“国术大会”上看见过他表演的大刀。说他那大刀耍起来,刀光闪闪、白须飘飘,真是高俊沉稳、豪壮威武,活脱脱一个关公似的“美髯公”!

他练刀的时间在夜晚。汉正街的铺面打样以晚上,路上的人渐渐稀了,他才夹上一个包包,穿巷子从瑞祥里绕到邱家垵(巷),进入正对巷子口的小河民船码头。这里地平整,到晚上没什么人,是初入夜时练摔跤、习跟头、盘杠子、丢沙包的好地方。等这一拨人走了,就只有汪立鹏来练他的大刀了。练功用的大刀就在他夹着的那个包包里。诊所的兵器架上插着的那把大“关刀”又长又漂亮,那是他表演用的,拿着穿街走巷他嫌太招摇。他带在身边的练功的刀,是请铁匠、木匠、车匠、雕匠这几个工种的做师傅通力合作特制的。不用时拆成两截,放进包一夹就走,练功时拿出来一接就用。它比表演的刀要重许多,长久练习,表演时就轻松了。

汪立鹏在生活中不跟人家谈练武,只有跟病人接骨头、端腰的时候,才能让内行一眼就看出他是个“练家子”。他喜欢和人谈家常,熟悉的人说,“汪先生是个夸夸,碰到个电线杆子都可以面对面唠三个钟头!”

那天上午,他看了几位病人之后趁上厕所的工夫出去踱下子腿。出巷子上汉正街,朝下走到老官庙直接就进了厕所,路上没跟哪个谈一句话。可等到了“闸”,放了“水”,衣服周正,“三急”不告急之后你再看,回家路上满汉正街都是他的熟人,点头磕脑,满处打招呼,生怕得罪一个三岁的小伢。

但这里是汉正街呀,天下的生意人,到这里寻生意谋饭吃的晓得上有几多,挤来拥去的人流,带着闲逛的人都敢走慢了。他这样东打招呼西点头,顾得了前面顾得了左右,身后他顾不上啊,他身后就有个人朝他撞过来了。

那是个卖饼子油条的小贩,年纪在五十开外朝六十走,那年月到了这岁数就要算蛮老的人了。这人在汉口“挑码头”为生,年轻时人称“老六”,老了就叫“六爹”。当年汉口码头上有一句话,“码头挑上岸,不卖油条就讨饭”,他现在就是这样,孤老贫穷,只有贩一点油条饼子卖。六爹今天和往常一样上街,一样地喊着“热饼子回锅油饺,饼子包油饺——”可是今天运气不好,走到瑞祥里口子上,碰到了半大不小的一对弟兄,哥哥叫大

健弟弟叫二健,是硃口一家粮食行的小老板。屋里家大业大,从小看到的人,都是在他爹娘锅里吃饭,在他们面前讨好。屋里的伙计、学徒,他们想打哪个打哪个;屋外头卖杂食的小摊,他们想吃么斯吃么斯。反正由他们的娘老子一起捡账。今天玩到了瑞祥里口子上,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突然想吃油条,照顾六爹的生意。二健是弟弟,手一伸在六爹篮子里抓了一根油条,正准备往嘴里送,没想到还有比他手快的。一个破衣烂衫的叫花子不晓得从哪里跑出来,一把把油条抢到手上,“呸呸——!”飞快地在上头吐满涎水,然后不要命地往口里塞。二健一看,这条条吃不成,气得甩起一巴掌就把叫花子打倒了。叫花子可能是饿得太久了,倒在地上顾不得朝起爬,还接着吃油条。二健更加来气,不要命地一脚朝叫花子脸上踢过去了。真要叫他踢上去了,那叫花子不死也要了半条命。

好在旁边有六爹。六爹看不下去,他出了头,他到底是在码头上拿性命换食吃的工友,为了这口吃食还学过一点真打实战的功夫。不过因为在头佬们目前不得地,才靠提篮子卖油条活命。这境遇比要饭的叫花子强得了几多?这个叫花子要不是饿急了,怎么会当街抢食吃?抢了,打了,也就罢了。这一脚再上来,他们还有命在吗?情急中,六爹不等二健的腿踢出去,突然从后面用膝盖朝二健站在地上的腿弯顶了一下。二健的“支撑腿”一打软,踢出去的腿自然就收回,落地,帮忙撑住。六爹赶紧抢身到他面前,解劝说:“算了算了,他抢的油饺我赔,我赔!”说着一回头对正在朝起爬的叫花子喊道:“跑!朝巷子里跑!”

叫花子心领神会,爬起来钻进邱家巷就跑了。大健二健要追,却因为六爹的阻挡,两个人都脱不开身。

这二位在家门口被别人“抬着玩”惯了,哪被这样挡过。一气之下就说:“你护着他,我们就打你!”握拳朝六爹冲来了。

六爹明白了,这是两颗油盐不进的浑球,越说只会越犟,脱离接触为上。就说:“打我?只怕你们没得那个本事!”仗着他的脚力,一边快步走,还一边气他们:“么样?撵不上了吗?”

街坊都认得六爹,有人忍不住喊了声:“六爹,仗义!”他不想跟那两个浑球扯皮,但又怕他们去打叫花子,这是“以身饲虎,调虎离山”。

六爹一走一回头,正好汪立鹏在跟街坊们打招呼,整个人背对前方,边退边说话。六爹手挽着的大板篮正对着他的腰眼,这退一步的倘若正撞着进一步的,汪先生就要吃大亏。

“哎呀!”六爹惊叫一声,同时身形左偏急让。汪立鹏的反应有几快?他头也不回,将身形朝下一矮,左脚往左后方一划,变成了打横站定的“三七步”,刚好让过了撞过来的篮子头。可是,六爹是在急行中让人的,汪立鹏这个“扯直打横”的变化立刻使他有踏虚了一步的感觉。如果这时只有他们两人,那当然好办,偏偏此刻从对面飞快地过来了一辆人力车。六爹身前发虚的一步若是迈了出去,人力车左前方的车把儿就会正正地直杵到他的胸前。

这时候的汪立鹏才像个武林中人,想都不用想,就站在原地,让刚落地的左脚站定,探身向前,伸左手抓住六爹的腰带:“过来哟!”骑马蹲裆落步,硬生生把六爹护在怀里退出了两步!

人力车夫刚才蛮紧张的,一看这,笑了。一边点头一边喊着:“喂喂喂喂,擦油擦油,小心刮脚!”看样子不会唱戏,不然他会哼着戏拉车走的。

汪立鹏一看怀里护着的人,认得!“六爹?您家这是搞么事?”

六爹站稳身子,简单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。

汪立鹏决定出面转这个弯:“哦,这两个

伢交给我,您家慢慢走。”

六爹点点头:“老弟受累!”再走就悠闲了,嘴里还没闲着:“热饼子回锅油饺,饼子包油饺!”

撵过来的大健、二健对着汪立鹏吼道:“莫把他放走了!”

汪立鹏笑眯眯地说:“哎哟,他是么样得罪了二位哟?”

二健说:“他把叫花子放跑了!”

“叫花子讨吃百家饭,总不是到处跑的,跑了就跑了咧。”

“叫花子抢了我的油饺!”

“你不卖油饺,哪有油饺把他抢呢?”

“我是在那老家伙篮子里拿的哟。”

“你拿油饺把了钱没呢?”

“还没把钱。正要吃,就遭抢了——”

“哦,那你怎么办呢?”

“我就打了叫花子一嘴巴——”

“么样?你打——一嘴巴?”汪立鹏问得有些严厉。当哥哥的大健感觉到了,二健却依然犟头劣颈:“打了!一嘴巴就打得在地上只滚!”

“混账!”汪立鹏放开了喉咙,喊出声还真是威风凛凛:“就是动手也要讲个道理!你拿了六爹的油条,还没把钱,那油条就不能算你的油条。叫花子抢油条是不对,但那该算是抢了六爹,要打也应该是六爹打。呀啊,一个人不是饿急了,怎么会去抢东西吃?六爹该打他而不打,那叫积德,叫怜老惜贫。你呢,你打一个饿急了的老人,你伤了阴德啊!”

大健到底大两岁,晓得这话的分量,未免有些动容:“啊,那会怎么样呢?”

二健还是浑球一个,还在接着抖抖:“伤阴德就伤阴德,谁叫他抢我的油饺!”

汪立鹏说:“你们啊,‘苍天有眼’不是说得吓人的话呀。人生在世,做好事有好事在,做坏事也有神明盯着,到头来一件一件都要算账的啊。”

二健听得也有些怕了,但“鸭子死了嘴巴硬”,心虚地叫:“你吹牛!”

汪立鹏哪听不出来!他直接拉起二健的右手:“你是哪只手打的?是右手吧?”二健果真不敢再犟:“嗯,是,是这右手。”

汪立鹏说:“为人不可作恶。你打了不该打的人,就叫作恶。哪只手作恶,哪只手就落病。张三李四打得多了,不等老了你就会废了!”接着突然沉默半晌,连看热闹的人也会安静下来,一齐看着他。一会,他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,双手合十,两眼望天,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迸出来:“我门我派,列祖列宗,后学汪立鹏禀告先贤及过往神灵:今有两位街坊后生偶犯过错,念其年幼莽撞,弟子愿以三年阳寿换他们免却病根——”说着用手指在二健的右臂上点一点问一处:“疼吗?哦——这里,怎样?这里——”突然他按定“倒拐子”(肘弯):“哎呀?这里——它往里吸!”同一时间,二健觉得整个右臂一阵麻一阵麻:“哎哟哟,麻,麻!”喊着就跪下去了。他的哥哥大健也立刻跪下,哀告汪立鹏:“先生,救我们!”

汪立鹏说:“救你们容易,从今以后要敬畏神明,积德行善!”

听故事听到这里总有人问我:后来呢?

我说,不晓得。只晓得几个月以后,汪立鹏的诊所多了两个徒弟伢。汪立鹏晚上到邱家垵河边练功,有了三个人做伴,一个是他儿子,还有两个是徒弟。两个徒弟和师傅一个德行,不炫武,不得罪三岁的小伢,不跟人争高低。只有一回,一群“伤兵老爷”在汉水街“四海”茶馆里强打恶耍,还侮辱老板娘。两个徒弟看不过眼上前说了几句平话话,就被伤兵围着和老板一家一起打。两个徒弟护着茶馆老板一家先开跑,然后一人抄起一条板凳,像门神一样守在茶馆门口,硬是把十几个“伤兵老爷”全部打瘫了。街上的人这才晓得,汪先生的徒弟是蛮能打的。后来有人和他们谈论武术搏击,他们都只回一句话:我们是诊病的,不会打架!

在外文书店读“时光”

□曹庆国

去冬今春,我多次光顾一家外文书店,它坐落在武昌中南路,与中南商业大楼毗邻。书店所在的大楼共有七层,大楼的外立面以“山外有山”为主题,蓝色为主色调,寓意“山外有山”,山与海融合的图案表示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。虽名为外文书店,中文书籍却应有尽有。建筑的中央加建倒锥形的玻璃幕墙中庭,呈现“V形光锥”造型,寓意书店是知识之光,城市之光。说到这里,你已经知道它就是武汉外文书店。

我与这家书店结缘要从2023年11月下旬说起。当时来武汉开会,提前入住紧挨地铁的一家城市便捷酒店。那日在附近闲逛,走着走着无意中看到路对面“外文书店”四个大字。如同他乡遇故人,我赶紧穿过地道走向书店。

进入书店,一楼陈列着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历年获奖作品,蔚为壮观。我从前看到后,默念着书名,油然而生敬意。抽出一本捧在手上,沉甸甸的,翻开,幽香徐徐。心想如果能把这些获奖作品都读一遍,那该多好!另一边是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,笔墨纸砚,包括镇尺、书签,古色古香,随手拿起一个把玩,爱不释手。短暂逗留,我便急切地往楼上走去。

在一排排整齐的书架前穿梭,触摸知识的浩瀚,深感自己浅薄。每层的角落都有阶梯式椅子,供读者静坐阅读。室内光线明亮又柔和,气氛恬静而舒适。有姐姐带着弟弟在此读书,有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领着孩子前来看书或做作业。

在五楼的书架前,我抽出《中国风俗图志·武汉卷》,静静读起来。丛书的宏愿是“为民族风俗的传统留念,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存根”,武汉作为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超大城市单独列卷。武汉卷由武汉学者严昌洪撰写,武汉画家萧继石配图。图文并茂,饶有情趣。民俗呈现社会的本真,世代因袭,融入血脉,成为精神家园之组成部分。老字号、老行当、老小吃、老街巷……犹如璞玉珍珠,串起过往的点点滴滴。

武汉得天独厚,人杰地灵。两江汇流,两山并峙、三镇鼎立,武汉的城市格局全国罕见;地处长江中游、中国中部,素有“九省通衢”的交通便利;明清时期武汉是“天下四聚”“四大名镇”之一,贸易和工商业十分繁荣,荆楚文化延绵至今。由此陶冶了武汉人开放包容和敢为天下先的性格,使得它在迈向现代化的同时,仍不失其个性和魅力,吸引越来越多的前人前来工作和生活。近几年因研究荆楚文化和理论宣讲需要,我对武汉历史文化有所涉猎,这本书开阔了我的视野。看图读文,武汉的前世今生令我着迷。

在外文书店的阅读时光让我开心,不只因为这里安静的环境,还因为武汉对我的滋润。看书久了,头昏眼花,便出门转一圈。跟随人流来到中南商场,在各种品牌前驻足观望,看着人们穿上新衣对着镜子比试,在呼吸书香之余感受大都市时尚浪漫的生活气息,日子便多彩起来。

蓬勃发展的武汉孕育机遇,武汉是我读书写作的福地。1983年3月,领导安排刚入职不久的我写一篇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文章,我的习作虽然稚嫩但因文笔生动而受到评委青睐,应邀赴汉参加研讨,并被《学习动态》刊载。之后,我多次来武汉参加学术讨论会,认识了许许多多专家学者,他们的鼓励支持让我倍感温暖,武汉让我追求的步履延伸得更远。再后来因为开会或学习培训,到武汉的次数更多,住的时间也更长。在省委党校、省委讲师团学习培训期间,我到过汉口和武昌多家新华书店,走进腿就像生了根。从家乡到武汉,新华书店支撑我从山乡一隅走向广阔世界。当我写这篇小文时,抬头看到书柜里的一叠获奖证书。全国“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”“县管拔尖人才”“学习型干部”“芝士得文学奖”……它们承载着我对追求的足迹,见证着我与新华书店的相互陪伴。

中南路一带的日新月异增添着外文书店的魅力。据说,中南路一带在1949年前是一片湖塘山包。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武重等大型企业建设及省直机关入驻,开辟了一条碎石路,后铺沥青,成为武昌的一条干道。1981年中南路拓宽并全线铺设水泥路面。1985年1月1日,中南商业大楼开业,创下当时武汉零售商场日销售额的最高纪录。1990年建行大楼落成。1997年,中南广场拔地而起,天紫广场、银泰百货紧随其后,中南路成为武汉最繁华的商圈之一。20世纪初,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,武钢厂房整体搬迁到郊区工业园,昔日厂区蝶变为宜居和谐的百瑞景社区。而旧厂址中“403”房子得以保留,被改造成“403”国际艺术中心。全长1.5千米的中南路如今坐上时光快车,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大道。这里有武汉两条客流最大的地铁线,涌动的人流从六个出口前往各大写字楼和商场,20多条公交线路从这里通达武汉三镇。世界500强分支机构、国内500强的总部或区域总部分纷入驻。中南路的蝶变是武汉快速发展的缩影。外文书店耸立在风起云涌的都市商圈,看似有点遗世独立,曲高和寡,其实更具迷人风情。逛罢商超走进书店,或者从书店走向繁华街市,不发现武汉强劲发展的文化力量和深厚底蕴。

在街上逛了一圈,我回到外文书店,接着刚才阅读的书往下看,文字变得更生动了。一页页从指缝间翻过,武汉的五彩斑斓尽收眼底,我觉得与它更亲近了。

数月之后,我到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,又一次走进外文书店,坐在阶梯式椅子上,捧起上次未读完的那本书又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。新华书店是安放身心的港湾,此心安处即故乡。

外文书店珍藏着武汉充满传奇的历史,讲述着武汉腾飞奇迹,也回荡着关于阅读与成长的故事,等待你的光临。